

# 记忆里个小世界游乐场

文 / 秦来

茄山河

6月中旬，因疫情和馆内改造而关闭个上海大世界再次开门迎客，虽然需要至少提前一天通过实名制预约订票，每天接待个游客也数量有限，但是还是有勿少老上海相约前往游玩。

阿拉小辰光，勿管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只要辣上海住过一段辰光，晓得上海有一个“大世界游乐场”；另外一部分老上海，还晓得上海有一个“新世界游乐场”，“新世界”比“大世界”早开2年；但是讲起“小世界游乐场”，晓得个人就勿多了。

其实，“大世界”、“新世界”和“小世界”三家游乐场曾经是老上海名声响当当个娱乐场所。到今朝，沧桑百年，时移世易，“大世界”经过多次修整，仍旧还是上海邪气有名个游乐场，“新世界”脱胎换骨，已经变成气派非凡个百货商场，而“小世界”，历经起落，成了豫园小世界会所。

“小世界”始建于上世纪初，建筑采用西洋风格，并以其独特个西式建筑风格融入豫园飞檐翘角个建筑群中。这座建筑真是亭阁高耸，雕嵌玲珑，楼外有楼，平台宽敞，在屋顶上可东望萃秀堂，南观湖心亭，豫园胜景大部分能收入眼底。拿“老上海”个风情与魅力体现得淋漓尽致，是当时城里独一无二个古典欧式建筑。

“小世界”底层设大剧场，以演出京剧为主，人称“大京班”，二楼以上为小剧场和游艺厅，表演滑稽戏、绍兴戏、申曲、江淮戏、宁波滩簧、昆曲等，屋顶放映露天电影、评弹说书。当年，据说著名艺人筱文滨、施春轩等，侪辣此地演出过。当时“小世界”经常辣《申报》浪向做广告，号称是“华界最大游乐场”。还有资料讲，1922年11月13日，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到上海，曾经偕夫人到“小世界”看过苏州全福班演出个昆曲。

到了上世纪50年代，“小世界”个游艺功能基本消失，一度改为邑庙（南市）区文化馆，还开办过南市戏曲学校。1960年，大

公滑稽剧团辣“小世界”开办学馆，后来蛮有名气个王桂林、蔡剑英等侪是从此地毕业个。

当年南市有新华京剧团、出新越剧团、群艺沪剧团等戏曲院团，除了新华京剧团有王少楼、李瑞来等名家，其他剧团大牌演员少，因此勿大为人所瞩目。

一直到1965年，当时正提倡知识青年到外地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电影《年轻的一代》，肖继业、林岚等银幕形象也给了青年人极大鼓舞。群艺沪剧团个吴鸿章一曲《打起背包走天下》一炮打响，连带群艺沪剧团大大地出了一次名。可以说，当年第一首曲子个流传广度绝不亚于如今流行歌曲辣年轻人中个传唱度。直到今朝，我还能唱得出来：“打起背包走天下，我们都听党的话。哪里需要我，哪里就是我的家。当年父兄闹革命，南征北战把江山打。今天革命重担我挑起，千难万难都不怕……”

1966年底以后，“小世界”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市百货公司小商品批发部。



老里八早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辣厂工会工作，除脱一般抄抄写写，还管理“互助金”。

“互助金”是“职工互助储金会”个简称，是由职工一次交纳个会费同厂里行政拨款组成，由工会负责管理，借钞票拨职工克服屋里暂时个经济困难，体现了职工之间互助互济个精神。借钞票个手续邪气简单，只要辣借款单浪填写借款理由以及还款计划就好了，假使借个钞票既没还清，就勿好再借。

我管“互助金”个辰光，碰着过勿少事体，其中一部分至今忘记勿脱。

陈师傅是厂里个机修技师，伊有四个小囡，老婆也勿工作，因为伊工细高，日脚勿算推板，但随着小囡一个个长大，读书，开销就慢慢交紧张起来。有年学堂要开学，四个小囡一道读书，一记头拿勿出介许多钞票交学费，就来寻我借。因为伊要借个钞票超过规定额度，我就让伊去问问其他同事，借用别人个额度。伊讲伊侪问过了，勿是人家自家要借，就是钞票既没还清勿好再借。出于同情，我就以自家个名头帮伊借了一点，借款扣辣我头浪，伊另外再还我。啥人晓得老婆查看我个工资单，看到“互助金”一栏里有扣款，就怀疑我外头有“花头”，我横解释竖解释，老婆还是勿相信，直到陈师傅帮我讲清爽，才还我清白。

小徐是从农村顶替伊拉爷进厂，听讲参加“互助金”先要交一笔入会费，就随便哪能勿肯参加。原来，伊觉着自家既啥负担，用勿着借钞票，还认为帮伊存到银行里，多少还能拿到一点利息。勿晓得伊

个退休回到乡下个爷老头子，有趟踏踏实实到镇浪办办事体，半路浪撞伤人家，治疗和

赔偿要花勿少钞票，伊拿出全部家当也勿够。隔天伊哭出乌拉来寻我“想想办法”。因为伊既没参加“互助金”，所以勿好借。后来还是单位里一个工会领导发声音，看辣伊爷老头子个面浪，从伊借款当中扣脱入会费用，帮伊渡过难关。从此伊一有空就到工会来帮忙，有一年还被评为了“工会工作积极分子”。

## 老早我管『互助金』

文 / 钱红春

小李当时要三十岁快了，还是单身，经济一向既啥困难。有天伊来寻我借钞票，我当伊是开玩笑，想“嘲”伊两句。既没等我开口，伊就一本正经对我讲，半年前头，人家为伊介绍了一位纺织女工，两个人谈得蛮热络。女朋友前两天告诉伊，讲弄到一张可以购买12英寸黑白电

视机个票子，正辣筹钞票。小李马上“接翎子”，拍拍胸脯讲伊来想办法，算来算去还缺一眼，就来问我借。我提醒伊一定要靠谱，弄勿好会人财两空。伊讲伊有数，要是女朋友以后赖账，也算买个教训。又过仔半年，两家头终于牵手。伊后来才晓得，当初买电视机，其实是女朋友考验伊。结婚辰光，帮台电视机就成了女方个陪嫁。

应该讲，当年个“互助金”对稳定职工个家庭生活，提高职工工作积极性起到过勿小作用。后来改革开放了，大家个收入逐年增加，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再加上借钞票个渠道也越来越多，“互助金”也就逐渐消失了。

灶披间

## 崇明金瓜味道好

文并图 / 沈一珠

崇明有交关好吃个物事，印象比较深个是白扁豆和青茄子。交关年前头，有趟仔到崇明去白相，辣饭店里就碰着迭只白扁豆炒青茄子，青青白白，又好看又好吃。

结果就跑到酒店厨房间，叫伊拉第二天买菜辰光，帮阿拉带点青茄子和白扁豆回来。结果，伊拉真个帮阿拉买仔一麻袋。

乃么好，一道去白相个几家人家只好派代表带小朋友出去白相，大部分大人就解辣酒店里剥白扁豆。否则，回去辰光，一人拎一大袋抛货，又是摆渡船，又要轧车子，阿要坍招势？

其实，崇明还有一样好吃个物事，而且好像只有崇明有，伊就是金瓜。金瓜外表光生，淡淡交个金黄色，长得像大号黄金瓜。

现在崇明物事买起来便当，交关菜场里侪会有一只专门窗口，卖崇明蔬菜。勿过，金瓜还是蛮难碰着。看到了，就买一只回来，过过瘾头。

金瓜好像就是一种吃法：葱油金瓜丝。勿过，金瓜丝勿是切出来个，是刮出来个。

葱油金瓜丝个做法是迭能个：

用料：金瓜半只、葱、盐、油、糖各少许。

做法步骤：

1. 金瓜去瓜瓢、瓜子，汰清爽，连皮摆辣开水里煮。

2. 煮多少辰光是关键，煮过头，酥脱，金瓜丝变成金瓜泥；所以，煮五六分钟以后，就要用筷子轻轻交拨一拨瓜肉，假使可以刮出一缕缕丝了，马上拿瓜擦出来，浸辣冷水里。

3. 等金瓜冷透，用筷子或者不锈钢调羹，辣瓜肉地方一刮，粗细均匀，晶莹剔透，金黄色个金瓜丝就出来了。丝丝缕缕纠缠辣一道，让人勿得勿惊叹，大自然个想象力实实交比人结棍。

4. 金瓜丝里摆点细盐捏一捏，腌十分钟，让咸味道进去点。

5. 然后水捏干，摆糖，熬点葱



油淋上去，拌拌均匀就可以吃了。大热天里，假使碰着一只金瓜，就豪燥回去哦！就迭能一二三，就是一道又好看又好吃个清爽小菜。

## 沪谚熟语印

篆刻 / 周建国

真生活：艰辛，劳累的活计；真够受的。  
还报门：汇报；回话。



真生活

还报门

## 想起老早子个“排扇”

文 / 侯宝良

现在国内疫情受到控制，各种经济活动纷纷复苏，几个老朋友就约好到饭店里解馋。翻开菜单，看到羊排、牛排、椒盐排条等交关带“排”字个菜名，忽然想起老早子曾经用过的“排扇”来。我就问：“啥人还记得老早辣大环境里用过个‘排扇’？”有后生家问：“阿是排气扇个简称？”

其实那种“排扇”是一种“土电扇”，辣电风扇还既没普及个辰光，会场、食堂迭些人多个地方空气往往比较闷，就有人发明了一种“排扇”来扇动空气对流，让在场个人有凉风习习之感。辣当时也算是一大发明，风靡过一段辰光。

“排扇”制作是按照空间范围个比例，裁制出适当数量个长方形纸板或薄木板，充当“扇面”。辣迭些板材顶端打孔，用一根横杆拿伊拉串起来，按一定间距固定，让伊拉可以前后摆动，横杆两端挂到屋顶浪，一端用绳索穿过固定个滑轮便于上下拉动，一组“排扇”就做好了。只要拉动绳索，横杆转动，就可以带动一排“扇面”摆动起来，一阵阵微风就辣房间里刮起来了。

“排扇”起初是靠人力拉动，后来改用电动机和曲轴来带动，比较大个会场里往往要辣屋顶下面装好几排，全部“呼啦、呼啦”转起来相当壮观。

有小年轻听了伊觉得勿可思议，问：“当时既没吊扇么？”我讲：“吊扇当然有，但是一台吊扇就要用一台电机，一只大会场往往需要装交关吊扇才够用，当时国家一穷二白，首要讲究是勤俭节约，改用‘排扇’以后只用一台小电机就可以解决一房间个人个扇风，既便宜又省电。有种小单位个会场里还有勿装电机，完全靠大家轮流去拉个呢。”

讲起老早子出力拉“排扇”个事体，几个老朋友侪有点唏嘘，想想现在到处侪有空调，辣当时是绝对想勿到个。现在勤讲“排扇”老早就消失了，就是蒲扇、折扇也往往只是充当“拗造型”个道具了。

沪语中古语

## 谦礼之辞“意勿过”

文 / 叶世荪

上海一地，受中西文化长期影响，视礼仪奉礼为至要。“意勿过”就是上海人常用的一句谦礼之辞，意思是情意上过不去、良心上有亏欠，总之感到不好意思。

“意勿过”的词源是“过意”。这个“过意”就是超过常例，超过了应得的程度，被赋予了更多的情意。汉代《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今臣弘罢弩之质，无汗马之劳，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为列侯，致位三公。”唐代陈子昂《谏用刑书》：“臣本蜀之匹夫，宦不望达；陛下过意，擢臣草莽之下，升在麟台之阁。”宋代陈师道

《答秦觏书》：“再惠诗，雍雍有家法，诵之数日不休，固为足下贺。不图过意，责以师教，愕然无以为报，愧怍而已。”其中的“过意”都是这个意思。

如果将“过意”改为否定式，那就是过不了常例、过不了应得的这个限度。因为这个否定式也被用作谦辞，所以它越过了“按照常例”、“符合应得”、“正常赋予”这个层面，表达的是一种自付达不到被赋予哪怕是正常情意的程度。这种感觉就是难以心安理得、就是不好意思。来看看历代文人用例：宋代欧阳修《与李留后书》：“初深欲自书，屡试书数本，皆自嫌不过意，遂已。”明代冯梦龙《量江记·宫眷北行》：“迎新弃旧，我心下不过意。”清代《红楼梦》：“这

里宝二爷不过意，要替他认一半。”

这一自谦式的礼仪用辞也被写作“意不过”。宋元时期的董解元《西厢记》：“更不辱你爷，便不羞见我？我还待断你子箇，却又子母情肠意不过。”当然，“意不过”到了上海人口中，就变成了“意勿过”。清代吴语小说《九尾龟》：“多花几千洋钱，耐方大人自然是既啥稀奇，不过倪自家像煞有点意勿过。”1985年，《方言》杂志发表的《上海方言的熟语》：“依待我介好，我真意勿过。”

现在的上海话传承了这个否定式的谦礼之辞，却很少用它的肯定式，若要用时也都用于问句：“依意得过得哦？”如同普通话说：“你好意思吗？”